

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田野发掘——

多学科合作探索未知

本报记者 杨雪梅

考古进行时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前揭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韩建华担任领队的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因为田野发掘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突出的学术价值而入选。

时间倒回至2018年5月,当时青海都兰刚刚发生了轰动全国的盗墓案。在公安部指挥协调下,经文物部门全力配合,从2018年3月到7月,专案组经过数月侦办,将实施盗掘、倒卖文物等各个环节的26名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追回646件被盗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4组16件。

一直在洛阳进行隋唐洛阳城考古的韩建华,和所有的考古人一样,对盗墓深恶痛绝,“古墓葬的完整性被破坏,墓葬内文物的原有组合和保存环境被打乱,即使追缴回来也无法再安放原位。”但突然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朱岩石的电话时,他还是有些吃惊,“真没想到会让我到青海热水墓群做考古,心里一点儿底儿也没有。”

三年过去了,韩建华和他的团队成为幸福的考古人。

“做好了准备去啃硬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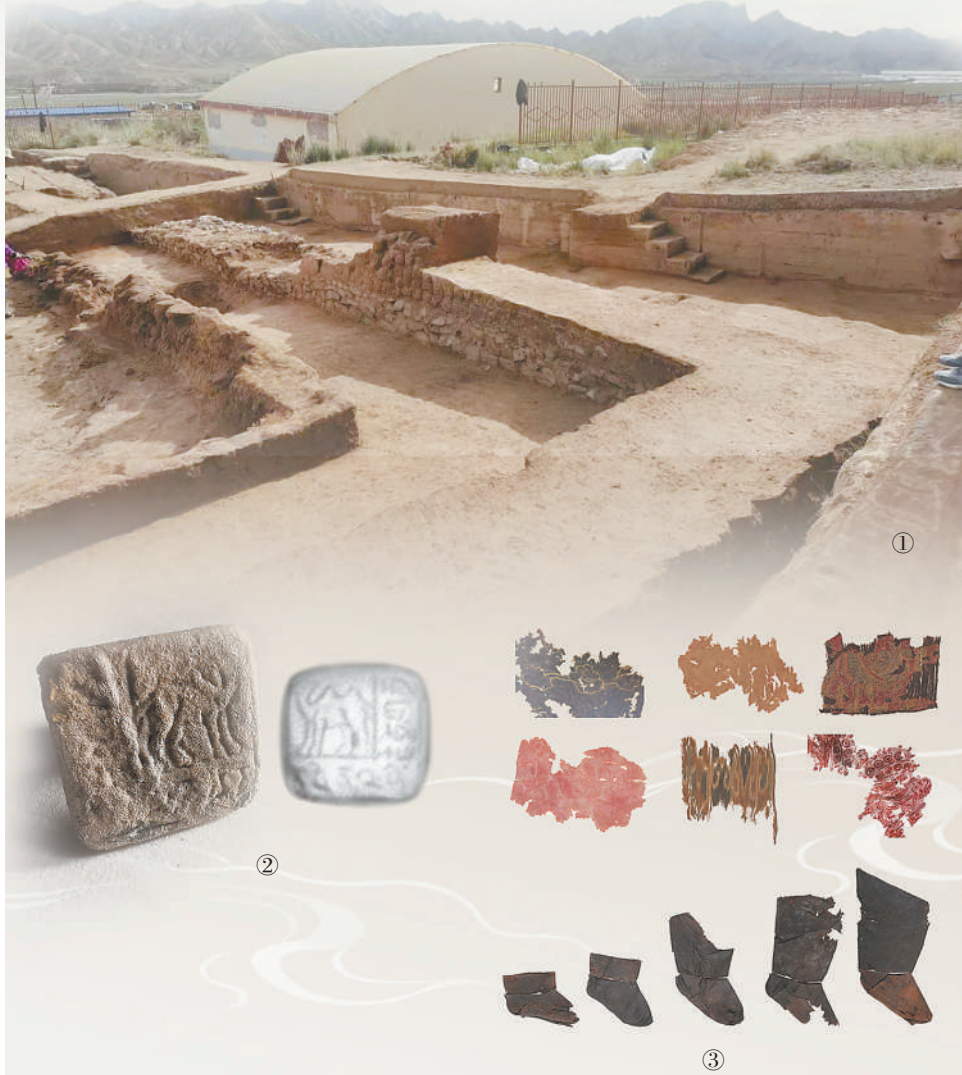
2018年5月,韩建华第一次去都兰。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东南隅,海拔有3400米,5月还是动不动会下雪,不到10月又开始飞雪,可供考古的时间并不多。都兰曾是吐蕃王朝的辖地,境内的热水墓群有300多座。最有名的就是1982年考古发现的热水血渭一号大墓,结构独特如金字塔。作为古丝绸之路青海路的重镇,这里出土的金银器、玉器、丝织品备受海外收藏家的关注,让无数的盗墓贼蠢蠢欲动。点多、线长、面广,文物安全压力一直很大。

由于考古条件艰苦,过往的考古不充分,文献资料并不充裕,学术研究也不足。况且又先天不足,是一个被盗的墓葬,“我们做好了准备,去啃一啃这块硬骨头。”

8月5日进驻考古现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刘建国先用无人机飞了几天,做了高程模型,确定了遗迹的大致范围。8月12日开始布方,10乘10的探方规规矩矩布了11个,慢慢就清理出甬道、回廊等墓园遗迹现象。

“大家住在热水墓群的保护站,当时没水没电没信号,晚上有时就住在墓园外的帐篷里,有的技师还有高原反应。9月份这里就非常冷了,晚上一场大雪能把整个工地覆盖。第一年的工作就匆匆结束了。”

韩建华说,那时心里已经有点儿底了,毕竟有甬道、回廊,看起来是高等级的墓园建筑,“尤其是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青海省政府三方已经准备共建热水墓群考古研究基地,推进热水墓群整体考古研



究,为以后开展都兰地区乃至柴达木盆地考古发掘工作、推动丝绸之路南亚廊道学术研究提供重要平台。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

“多学科合作的典范”

2019年再去的时候,考古队有了新的住宿区。大家还整理出一畦菜园,整个发掘季都有了新鲜的蔬菜。有空的时候,考古队就去附近做区域调查,寻找城址、宗教设施等聚落要素,增加对该区域聚落形态的熟悉。韩建华从洛阳带了有经验的老师傅来,仔仔细细作了勘探,摸清了墓葬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建筑组成。地上为墓园建筑,有甬道、回廊、两座石砌房址、封土等。北甬道东端有供出人的门址。北墙、西墙均发现有排水口。房址有插入地面的木柱,初步推测或与墓葬祭祀相关。

地下部分更为复杂,由墓道、殉马坑、照墙、甬道、墓门、墓圪、墓室组成。考古工作最辛苦的地方在于,为了保留墓园墓室的完整结构,所有发现的遗迹都必须留存,这样自然就会增加工作的难度,也会影响工作的进度。比如墓室为木石结构,由一个主室和四个侧室组成。大家决定先从侧室开始做。四个侧室与主室以过道相连,过道内设有木门。每个侧室的顶部都平铺棚木,这些棚木不能全部取走,要留在原处供今后展

示,清理侧室的泥土时自然就非常不方便。

2020年8月记者去都兰采访韩建华时,主墓室还没有开始清理。但墓道及甬道已经清理出随葬的绿松石、金箔、镶嵌绿松石的金象、彩绘人形木牌等精美文物。北二侧室出土了大量的皮革和丝织物。听说发现了丝织品,80多岁的纺织考古学家王亚蓉老师要亲自来,但考虑到可能会有高原反应,还是将老人劝了下来,最后派了她的得意学生过来。

在清理墓室时,考古队员先后发现了30多个盗洞,里面有盗墓者遗留下的文物手册、手套、背包、鞋、酒瓶子……这些都被一一记录,整理编号,“如果以后做展览,是生动的证据。”考古工作者发现:主墓室设有东西向的红砖棺床放置棺槨,棺床西、南、北三面有二层台,台上有颜色鲜艳的漆盘。棺木上有清晰的彩绘和贴金。壁画多已剥落,但局部保存有白灰地仗和黑红彩。

这样高规格的墓葬发掘工作得到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团队的大力支持。王树芝老师用了三天对大量的树木进行了取样。动物考古学家李志鹏负责对殉牲坑、殉马坑的动物进行检测,冶金考古人负责对金器进行金相分析,刘焯对出土的青铜容器、铠甲片、各构件上的铜饰进行分析。幸运的是主墓室内还发现两具人骨,推测应为墓主人。经考古所体质人类学家王明辉鉴定,为一男一女,男性50至60岁,女

性40岁左右。

在三年的考古中,长期在青藏高原从事考古的张建林、霍巍、焦南峰等多位学者来到现场进行指导,对于这座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完整、体系清晰、墓室复杂的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保护提出了很多建议,而祭祀建筑、殉牲坑、墓室结构、壁画、彩棺等也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这次考古是多学科合作的典范,科技考古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关键因素,因而收获是全方位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说。

“学术价值最令人自豪”

考古史上有多少墓葬因为缺乏铭文、墓志、印章等确切的文物而成为悬案。

2020年11月3日,考古人员在主墓室意外清理出了一枚银印章。方形,边长1.8厘米,细看由骆驼纹和陌生的文字组成。“无法言说当时的激动,所有的考古人都沸腾了。”

经我国著名藏学家陈庆英等多人释读,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这和文献中的记载是相符的。公元663年,吐蕃大军攻灭了吐谷浑,最后一代吐谷浑王投奔了唐朝。唐朝虽然出动十万大军,与吐蕃在青海湖决一死战,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为了控制吐谷浑,吐蕃一直与其王室建立联姻,形成了特殊的“甥舅关系”。“阿柴”是吐蕃人对吐谷浑的称呼。

根据墓室出土金器、丝织物等,结合棚木树木年轮测定,2018血渭一号墓的年代在8世纪中期左右,和文献中的这一段史实完全可以对应。在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会上,众多专家认为,先进的考古理念、关键文物的出土,为解读唐与吐蕃、吐谷浑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证据。

“我们在2018血渭一号墓中的丝织品中发现了陵阳公样,足以证明都兰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韩建华说,陵阳公样在唐代织锦中经常采用。夔师论是唐代的丝织工艺家,官至大府卿,封陵阳公,精通织物图案设计。他来到盛产丝绸的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后,创造出寓意祥瑞章彩奇丽的纹锦,被蜀人誉为“陵阳公样”。

2018血渭一号墓的出色考古,使它成为“考古中国”的重要项目。“但这一切还只是开始,以后的工作更不轻松。”整体套取的14个大箱子,要在实验室里进行精细考古。墓园结构的整体保护与展示也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这一地区广袤的墓葬群需要进行更为详细的普查……

“事实证明,规范化的科学考古可以使一座经过野蛮盗掘的墓葬,重新拥有自己的考古价值与学术生命。”韩建华觉得这是最令人自豪的。

图①为墓园的甬道、回廊等建筑遗迹。图②为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银印章。图③为墓室出土的丝织物和皮靴。版式设计:赵德汝



图为洪泽湖大坝。

赵辉摄

匠心独运

纵横南北的大运河要维持一路的贯通,经历的挑战远比想象复杂。在所有的自然河流中,以黄河带来的挑战最大。

在今天大运河清口枢纽世界遗产点,留有一座“御制重修惠济祠”碑。这座碑是乾隆皇帝首次南巡时刻录。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经国之务,莫重于河与漕,而两者必相资而成。”1128年,黄河发生重大改道,向东南夺淮河入海。黄河、淮河、运河三股水流在淮安的清口交汇,漕船在此如何顺利北上,关乎京师的粮食安全。为了保证大运河畅通,明中期以后的数百年间,清口枢纽一直是国家治水的“一号工程”。

清口枢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漕船安全渡过黄淮交汇处。这里三条河道互为犄角之势,但又有强弱之分——黄河强于淮河,淮河强于运河。因此,整个工程的技术难点,在于如何增强运河和淮河的力量,抗衡黄河的侵扰。

清口枢纽分为四个部分:自东而来的里运河,依托洪泽湖的引淮工程,抵御黄河的御黄体系,以及渡过黄河之后的中运河。四个部分各有各的智慧。

里运河要解决的问题是运河与黄、淮的高差。运河比黄淮两河都要低,必须想办法将运河与黄河置于同一水平线。清口枢纽采取的办法是不断修筑闸坝,一步步抬升运河水位,使漕船的位置最终与黄河处于同一水平面。

引淮工程的目的是增强淮河与洪泽湖的力度,抵抗黄河。明朝万历年间,河道总督潘季驯用不断加高加固洪泽湖东侧堤坝的方法,将西来的淮河水储积在洪泽湖内,使湖水水位抬高超过黄河水位,构造了绵延数十公里的巨大土方工程,即今天的洪泽湖大坝。

御黄体系顾名思义是防御黄河倒灌、淤积的工程。清朝时,在黄河南侧修建了多座“挑溜木龙”,将黄河走向约束至东北方向,减轻向东南的冲击力。同时,通过缕堤、遥堤等堤防体系缓解汛期泛滥时黄河泥沙的影响,使洪水所携黄沙沉积在缕堤与遥堤之间,最终靠泥沙淤积而形成黄河河槽。

清口枢纽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中运河。17世纪中期之前,漕船从清口出来后,还要继续在黄河上逆流航行180里,到徐州一带才重新进入人工河道。这一段行船速度慢,需要人在岸上拉纤,险滩不断,经常船沉人亡。康熙年间的漕运总督靳辅在黄河北岸开凿出一条平行于黄河的人工河道,因为位于遥堤与缕堤之间,故名“中河”。漕船出清口后直接进入中河,避开了黄河之险。至此,南来的漕船通过这一极为复杂的工程枢纽,一点点抬升,在淮河清水的助力下穿越黄河,继续北上,最终抵达京城。

清口枢纽是大运河上持续时间最久、设计最复杂的工程。它的治理犹如心脏手术一般,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组由河道、闸坝、堤防、疏浚、维护、水文观测等工程共同组成的大型水利枢纽,探索着自然和人力之间的微妙平衡,代表了人类农业文明时期东方水利水运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准。

更值得赞叹的是,实现这一庞大工程体系的,是取自身边最简单的材料——土、木、铁、石。筑造堤防,用挖挑出来的黄土配以沙石,用大石或铁盘夯实。加固河岸,用青石砌筑。建造船只,用上的木料和坚固的铁钉。一道道灵活的船闸,是石木配合而成。错综复杂的清口枢纽,纵然眼花缭乱,也不过是最基本的土木铁石拼合而成。

淮安与运河的关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建邳城,在城下开凿运河,引长江水一路向北,最终与淮河相会在一个叫“末口”的地方。这是大运河最早的段落邳沟,末口就是今天的淮安。

作为运河关键节点,明清两代总督漕运的最高机构部署在淮安,正说明了淮安在运河体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今天淮安老城中心的总督漕运公署遗址,位于清口枢纽一带的天妃坝石工堤、顺黄堤、惠济祠、御坝等遗址,再加上双金闸、清江大闸、洪泽湖大坝,作为大运河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物阜民熙的景象。

大运河从来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人在与自然对话中迸发的无数智慧的结晶。清口枢纽工程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人接受自然馈赠、并同自然巧妙共生的智慧。

清口枢纽工程的智慧

燕海鸣

古蜀人的艺术创造力

王仁湘

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让我们了解到古蜀文明的特质所在。大量金、铜、玉、石、骨牙类文物遗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考古发现大量形体高大、威严神圣、地域特色浓郁的精美青铜文物,再现了四川先民独特的生存意象与奇幻瑰丽的心灵世界,也体现出古蜀族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与惊人的创造力。

古蜀人的艺术想象力并不仅仅存在于口口相传的神话中,更创作有大量真切的艺术品,让你看得见、触得着、听得见,直达你的心灵深处,与你产生共鸣。

出土自三星堆二号坑中的青铜立人像经过精心修复,整体形象基本完整,成为三星堆出土青铜造像体量最大的一件文物,十分引人注目。

青铜高台立人像光华熠熠、气势磅礴,以1:1的比例仿真铸造,如此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商周考古中闻所未闻。远观立人铜像体态修长,端正直立,双臂平抬,双手对握为环形,手握有物已失。近观立人铜像,着纹样华丽的冠服,裸露十趾,两足正立。足下是两层高台,装饰4个连接为一体的兽首,兽首作细目翘鼻独角状。这尊铜像巍然立定在恰以容足的高台上,双手握物,极目远眺,好似在奉献,又好似在默祷,气度庄重

肃穆,神情祥和虔诚。

青铜立人头著筒形高冠,刺髻束发,冠分上下两层。下层饰回纹一周,纹作两排平行。上层为大眼兽面之形,仅为一对带眉毛的大眼睛,耳鼻均无。兽面双目中的两睛略为圆形,处在冠面两侧位置,眼形球体很大,大到涨出眼眶之外。立人冠式为兽面冠,兽面的眉心有一圆形装饰,或以为是太阳象征。太阳是为天眼,兽面的双目与太阳图像同在,立人冠可称为“天眼冠”。

立人像方面宽颐,鼻梁高耸;双唇紧闭,两耳外张;重眉舒展,清目极远。坚毅中显露出一种虔诚,和善中透射一种肃穆,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表情。外角明显翘起的

杏仁双目,让人感受到目光炯炯。

立人像冠服所饰纹样繁缛,袂衣绣裳的飘逸华美透过斑驳锈色畅达地放射出来。那些细腻的刻画,将立人本体的高贵表露无遗。立人像身躯挺拔,身穿窄袖内服、半臂式外套和裙式下裳。内衣无领窄缘,长袖短摆,袖长及腕,摆平及膝,向右开衫,腋下系扣。外套为半臂短袖,袖口宽缘,衣摆稍长于内衣,向右开襟。下裳实为裙装,开为前后两片,前高后低,前片平齐过膝,后片又分及足。在立人像衣外还有一条大带,大带作编织之形,沿外衣缘口左斜跨肩,两端于背后肩胛处结扎。

立人衣裳繁纹满饰,纹样构图取图案化



图为作者手绘青铜立人像线图。

